

蘇州游踪

周瘦鵲

吳苑不荒
周瘦鵲



封面设计 吴敦木
封面题字 费新我

苏 州 游 踪

周 瘦 鹃

金陵书画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11 插页 8 字数 103,000

1981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3,501—24,100 册

书号：10234·002 定价：0.66 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前 言

周瘦鹃同志是大家熟悉的著名作家和园艺家，早在二、三十年代即蜚声海上文坛。他是早期介绍西方进步文学来中国的作家之一。“九·一八”以后，感慨国事日非，文笔不济于世，乃投笔毁砚，湊多年卖文余蓄，在苏州营“紫罗兰庵”，广蓄古今书画文玩，亲手培植花木水石盆景，终年陶醉其间，自比陶渊明、林和靖。

抗日战争胜利，我随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来苏州，因画家余彤甫的介绍，始识瘦鹃和他的老友范烟桥、程小青、蒋吟秋诸地方名士，常聚会于紫罗兰庵，品茗赏花，谈今论古，极一时之乐。最值得回忆的聚会，是在一九四七年腊冬，我们邀约几位画家，作“丁亥消寒雅集”，合作“岁朝图”，瘦鹃、烟桥不能画，由他们题诗纪胜。这是一个旧文人的“雅集”，却有新的寄意。时值解放大军节节胜利，我们大家心里都盼望新的“岁朝”的早日到来。瘦鹃的题诗，特别寄托“俟来”之感。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天翻地覆的震撼，打

破了紫罗兰庵的幽静。在胜利红旗的感召下，瘦鹃走出栗里，下了孤山。人民重视他的转变，选他出来参与新中国建设大计。他的《西江月词》：“举国争传胜利，居家应有知闻。红旗竞赛一重，心志能无所动？早岁出樊尘网，暮年退拥书城。济时也仗老成人，那许巢由隐遁！”道出他感奋的表情。

解放十七年来，瘦鹃同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关怀之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青春焕发，兴会淋漓。他不辞风雨寒暑，在富有诗情画意的盆景丛中，流着辛勤愉快的汗水，把紫罗兰装点得更加美丽，成为国内外宾客游览参观的胜地。同时，在敬爱的周总理亲切鼓励下，他重新抖擞精神，提起他清新婉约、情趣横生的妙笔，把他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感想，参观游览的见闻以及园林绿化、花木培养的经验，写成文章，诗词散文，随兴而就，积有三、四百篇之多。其中许多篇章传播国内外书刊，深得广大读者爱好。

瘦鹃沉浸文艺，涵养自然，年过古稀，豪情不减。不料十年浩劫，紫兰庭院，夷为荒墟，诗文书画，流离散失。瘦鹃同志也身受迫害，于一九六八年被夺去生命。而今，“四人帮”已粉碎，瘦鹃

沉冤得伸。现在江苏金陵书画社又把他的遗作搜集起来，选辑编成《花木丛中》、《苏州游踪》两集，这是十分可喜的事。编辑同志以我和瘦鹃交游较久，相知较深。属弁数言，并倩瘦鹃生前旧友苏州书画家张晋、张辛稼、吴敦木、费新我、张继馨、刘淑华等插图题签，附丽集中。

我相信，瘦鹃有知，会和我们一样，为文艺春天，增添了他的这朵花而喜悦。

谢孝思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于苏州

目 录

前 言

邓尉梅花锦作堆·····	1
上方山·····	4
双塔·····	7
卖花声·····	9
檀香扇·····	12
鸭话·····	15
洞庭碧螺春·····	18
顾绣与苏绣·····	21
闲话刺绣·····	24
上元灯话·····	27
再话上元灯·····	30
石湖·····	33
花光一片紫云堆·····	36
姑苏城外寒山寺·····	39
壮士千秋不死·····	42
记义士梅·····	45
为唐伯虎诉冤·····	48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51
长眠西湖的章太炎	54
殡舍作动物园	57
角直之行	59
田间诗人陆龟蒙	62
灯话	65
邓尉探梅	70
茶话	73
山茶花	78
神仙庙前看花去	80
不断连环宝带桥	82
热话	85
杨梅时节到西山	89
姑苏台畔秋光好	116
鱼中隽味说鲥鱼	126
公园赏荷	129
殿春芍药花	131
苏州的园林和盆景	133
探梅香雪海	138
恰夏果杨梅万紫稠	143
观莲拙政园	149
观光玄妙观	154
赏菊狮子林	161

双洞江南第一奇	165
江上三山记	175
访古虎丘山	182
阳春白雪满苏城	189
无题	195
奋步梅亭展望遥	200
一时春满爱莲堂	202
丹青妙笔出苏州	208

邓尉梅花锦作堆

“邓尉梅花锦作堆，千枝万朵满山隈；几时修得山中住，朝夕吹香嚼蕊来。”这是我往年在梅花时节为了怀念邓尉山梅花而作。邓尉在吴县西五十里的光福乡，因汉代有邓尉隐居于此，故以为名。宋代淳祐年间，高士查莘在山坞大种梅树，后来山中人就都以种梅为业。梅花时节，满山香雪重重，皑皑一白，绿萼红英，也错杂其间，数十里幽香不断。清代诗人金恭，曾有小记云：“小雪初晴，余寒送腊，具鹤氅浩然巾，入邓尉山，看红梅绿萼，十步一坐，坐浮一大白，花香枝影，迎送数十里。”往年邓尉梅花之盛而美，可以想见。附近如玄墓、弹山、青芝、西磧、铜井、马驾诸山，也都有千树万树的梅花，而以邓尉为代表，因此古今来文人墨客所作的文章诗词，都在歌颂邓尉的梅花了。

玄墓在邓尉东南六里，两地实在是一山相连的。看梅人一路从邓尉到玄墓，所谓“花外见晴雪，花里闻香风”，真的使眼鼻受用不尽。清代李

福有玄墓探梅歌云：“雪花如掌重云障，一丝春向寒中酿，春信微茫何处寻？昨宵吹到梅梢上。太湖之滨小邓林，千株空作横斜状，铜坑寥寂悄无踪，石壁嵯峨冷相向。踏残明月锁香痕，翠羽啾啾共惆怅，报道前村消息真，冲寒那顾攀层嶂。玉貌惊看试半妆，霜华喜见裁新样，酹酒临风各有情，小别经年道无恙。此花与我宿缘多，冰雪满衿抱微尚，相逢差慰一春心，空山不负骑驴访。”我在抗战胜利后一年春初，也曾探梅玄墓，见梅树已大遭摧残，圣恩寺前，几已荡然无存，后面真假山那里倒还有好多株老梅，尚可一看。還元阁中旧藏的“一蒲团外万梅花”长卷，前半早已失去，只剩胡三桥一画和现代人所题跋的诗词了。

马驾山在铜井山东，山并不高，清初遍山都种有梅树。花时丛丛香雪，有如一片香海，康熙年间巡抚宋荦在崖壁上题了“香雪海”三字。康熙、乾隆二帝也曾到此一游。我在二十余年前来此探梅时，不但见本山上全是梅花，就是望到远处也一片雪白，真不愧为香雪海了。汪琬游记中也说：“列坐其地，俯窥旁瞩，蒙然喝然，曳若长练，凝若积雪，绵谷跨岭，无一非梅者。”可是去秋我与苏州市园林管理处同人为了要整修山顶上的梅花亭，前去察看，见山上连一株梅树都没有了。梅

花亭也残破，香雪海一碑尚在山麓。我家藏有清代吴大澄所画“香雪海”横幅，挂在寒香阁中，梅花时节，朝夕观赏，也就聊当卧游了。

今秋，“香雪海”上的梅花亭和亭下斜坡上的轩，都已修好了，自觉楚楚可观。可是山上、山下和山的四周，还要种上千百株的梅树，那么开花时香雪丛丛，才不负“香雪海”这一个美好的名称。

上方山

“拟策孤筇避冶游，上方一塔俯清秋；太湖夜照山灵影，顽福甘心让虎邱。”这是清代诗人龚定盦己亥杂诗中咏上方山的一首。上方山在吴县西南十二里的石湖上，又名楞伽山。山顶有楞伽寺，又名上方寺。寺旁有一塔巖峙，共七层，是隋代大业四年吴郡太守李显所建，严德盛撰有塔铭。据说：“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槲周护，留诸弗朽，遇劫火而不烧，守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果然自隋代至今，依然兀立山上，为石湖上一大好点缀品，上方山要是少此一塔，未免减色了。

我对于上方山并无好感，以为它既没有什么奇峰怪石，也没有什么古树丛林，实在太平凡了。可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等都有题咏；给与它很高的评价。此外如许浑诗云：“碧烟秋寺泛湖来，水浸城根古堞摧；尽日伤心人不见，石楼花满旧楼台。”张祜诗云：“楼台山半腹，又此一经行；树隔夫差苑，溪连勾践城，上坡松

径涩，深坐石池清，况是西峰顶，凄凉故国情。”唐以下千百年间，也有不少诗人词客，加以歌颂。大约古代的上方山，确是一个可以流连的所在。据徐鸣时“横溪录”载，寺旧有白云径、清镜阁、双冷泉、楞伽室、藏晖斋、先月楼、青莲峰诸胜，而现在全都没有了。山的东南麓，有普陀岩，有石池石梁。清高宗南巡时，曾到过这里。我却没有留心到，将来定要去寻访一下。

明代袁宏道，游了上方山，曾把它和虎邱作比。他说：“余尝谓上方山胜，虎邱以他山胜，虎邱如冶女艳妆，掩映帘箔；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两者孰优劣哉？亦各从所好也矣。”他说上方山的丰神特秀，多分是得力于石湖之故，这是虎邱所比不上的。至于古迹之多，如剑池、千人石、憨憨泉等，又岂上方所可比拟，那就该让虎邱独有千古了。又清代词人陈维崧（其年）游上方山楞伽寺，恰值微雨，以念奴娇一词记其事：“石湖一幅，似春罗，铺在楞伽山下。上有丛祠荧赛火，照遍盘门万瓦。白马三郎，青溪小妹，绣幔摇春夜。凭阑遥望，水云苍莽难画。来往招贴花枝，蘸些微雨，倍觉添妖冶。鬓缕柳丝都一样，总受东风飘洒。乱石坡陀，群峰峭倩，满径沾兰麝。半湖纯黑，伍胥潮又来也。”这一阕词，也把上方

山描写得很好，而石湖确是给它借光不少的。

陈词中所谓“上有丛祠茨赛火”，也许是说的五通祠吧？祠供五通神，巫覡借以敛钱，说得活灵活现。康熙二十四年，巡抚汤斌把这祠摧毁了，并投其像于太湖中。在那个时代，居然能破除迷信，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事。后来虽有人曾重塑一像，供奉如旧；而到了一九二九年间，吴县令王引才又效法汤斌，把那像沉到石湖里去，一时香火断绝。

苏州市园林修整委员会，除整修了许多旧园林外，准备在明后年把石湖和上方山整理一下，以供公众的游览。我以为石湖自有游览的价值，而上方山非用人工点缀一下不可。第一要着，就得多种些树木，使它绿化；而湮没了的乱石坡陀，也须使它们全部显现出来，重见天日。那么登眺时就大有可观，而上方一塔，也不觉得寂寞了。

双 塔

二十二年以前，我买宅苏州甫桥西街的王长河头，就开始和双塔相见了。除了抗日战争的八年间避地他乡，和双塔阔别了八年外，几乎天天和它们相见。虽然开出后门来一抬头就可望见它们，还是不知足。因此当初就挖深了一个池子，将挖出的泥土堆了一座土山，种了好多株花树、果树，而在这土山的最高处搭了一只刺杉木的六角亭子，可以从两株高柳的条条柳线中，远远望见那巍巍双塔。因此我就给这亭子命名“亭亭”，和“塔塔”作了对称。从此我不须开门，也可在这亭亭里随时和双塔相见了。

双塔位在定慧寺巷唐代咸通年间中州人盛楚所捐建的般若院内。这般若院知道的人较少，因了双塔之故，就俗称双塔寺。这两座塔根据寿宁寺修塔碑记，各有一个名称，一名舍利塔，一名功德塔，是宋代雍熙年间由王文罕捐建的。明嘉靖元年七月间，东塔顶上的铜轮突被大风吹毁，后由居士马祖晓集资修复。到清代道光元年又重行

修葺过。从太平天国起义百余年来，从未修过，以致东塔的顶端倾侧在一边，所有砖瓦也剥落了不少。一九五四年秋，苏州市园林修整委员会得了省方的指示，鸠工庀材，将这东塔从事修理，顶端扶正，塔身也焕然一新。将来还须修理西塔。从此以后，这唐代的名迹，可以永久的保持下去了。

双塔共有七级，只因内无阶梯，不能登临。据说内部有宋代墨迹，是用毛笔写成的，很可宝贵。在明代曾放过灯，盛况可想。诗人张凤翼有观双塔放灯诗云：“岩峩雁塔粲繁星，晃漾浑疑不夜城，双阙中分河影乱，两峰高并月华清。莲花竞证三生果，火树齐开四照明；漫向空中窥色相，还将上界独题名。”可惜现在不放灯了。如果放起灯来，那么我那去年新建的花延年阁北窗口，倒是一个看灯最好的所在。

安吉老画师吴昌硕，曾在苏州作寓公，住过好些时候。苏州的好多名胜之区，都印过他老人家的履痕，双塔寺也到过几次。他的诗集中有双塔寺寄友人五律一首云：“双塔倚林表，危楼此暂栖，湿云低度鸟，朝日乱鸣鸡，入望烟芜冷，怀人浦树迷；黄华故园好，昨夜梦苕西。”

卖花声

花是人人爱好的。家有花园的，当然四季都有花看，不论是盆花啊，瓶花啊，可以经常作屋中点缀，案头供养，朝夕相对着，自觉心旷神怡。要是家里没有花园的，那就不得不求之市上卖花人之手。买了盆花，可多供几天，倘买折枝花插瓶，也有两、三天可供观赏，而一室之内，顿觉生气勃勃了。

市声种种不一，而以卖花声最为动听。诗人词客，往往用作吟咏的题材；词牌中就有“卖花声”一调，足见词客爱好之甚了。清代彭羿仁有霜天晓角咏卖花声云：“睡起煎茶，听低声卖花，留住卖花人问：红杏下是谁家？几家花肯赊，却怜花瘦些。花瘦关卿何事？且插朵玉钗斜。”黄仲则有即席分赋得卖花声七律两首云：“何处来行有脚春？一声声唤最圆匀；也经古巷何妨陋，亦上荆钗不厌贫；过早惯惊眠雨客，听多偏是惜花人；绝怜儿女深闺事，轻放犀梳侧耳频。”“摘向筠篮露未收，唤来深巷去还留；一堤杏雨寒初减，万枕